

果報歟？巧遇歟？

活割牛舌以爲技高

慘殺牛者之果報

(寄興紹·經遇)

既世而學昌明，舉賢之說，學者
 非之，如天下事有出人意料者，
 什廿因循，絲毫未爽，但賢之
 賢中有鬼神在，鄉友亦述某早
 慘事，輒施之速，其城驚奇，
 錄之，以誌異焉。
 鎮餘姚縣魏某甲，母因，
 舉其旁，適中刀柄，刀刺甚
 樹地即墮去，家人觀之太疑，
 之，牛刀深入面部，血流如注
 拔刀出使歸於屋，及知漸斃
 大聲呼痛，李及延醫而療，時
 狂風已定，鎮人舉祀，訃書成
 好殺之報云。

秧 念 新

畫件皆磨鼎

（心刻）

驅去八百金

牛首曰：此爲特異手術高妙，待客微艱也。客則咄咄稱述，遂殺之，使少受些痛苦，甲格於客命，少欲起程，持生刀當戶磨之，忽耳中作奇癢，不覺稍動，竟以手搔其癢處，因以生刀一斃之，乃首端失矣！探耳抓之不意狂風忽起，塵沙飛揚，而門者所置門板，亦於此時突然倒下，甲子鄰居有邱某者，富室之後裔也。

車中趣聞

(公秋)

一昨公畢返寓、車中遇見趣事一則、頗發噱、
以人少口角、一以客衆揮拳、並誌於后、卿博

隱名劍俠

(八四)
(著述周小)

第四回
雙雄下山初探虎窟
一女迷途被虎咬

徐東昌希希妨，到這幾句，倒呆了一呆，一面走到那人面前打躬說道：「小老，初來貴鄉，却是不便，又不知這裏的規矩，請大爺教點兒子。」不知大爺姓什麼大名，早有一人搶上前說道：「沒眼福，老東昌，你不是個人，連我們少爺楊忠彪都不如，還有什麼？」徐東昌西走一呆，便明白了，本來他已知道楊忠彪是個惡賊，但是舊道不願管閒事，一轉念看來，固然名不虛傳，目中無人，又看見他在旁邊一種冷笑的神氣，却是令人寒心肉而不覺，勃然大怒，高聲說道：「井不是河水，他人不得干我事，你走你的路，我玩我的拳，給他媽的蛋，楊忠彪滾了，怎樣叫他跌下氣，便丟了個眼色，喝道：「什麼，活得不耐煩了，看大爺的顏色，教你們把那女子帶去，將老頭兒送了，他、五個惡奴，都捆了去，徐東昌見了，不以爲奇，一點都不怕，不要說五個，來二三十個都不放在心上，等到五人上前，硬喝了一聲來得好，就向第一個碰面一拳，打個正着，仰天一交，好久爬不起來，其餘四個一見，一起圍上來夾攻，徐彩花見了，恐怕老父要吃虧，也上來幫助，看客們都知道楊忠彪利害的，恐怕要選怒到自己身上來，早已一蜂窩散了，徐東昌齊起老力，一個個的打得東跌西倒，頭破血流，徐彩花也把楊忠彪拳足交加，打倒在地，連連求饒，徐東昌便停止了手。一面喝道：「滾吧，饒你們狗命，彩花也住了手，七個人緩步頭頭竄進了，那楊忠彪一拐一拐的連路都不易走，（未完）

落花片片

人詩(一)

有某生善睡，大有宰予晝寢之概，識察之，屢戒，後一日師出對曰：困則昏，昏則困，愈困愈昏，昏昏愈困，生應曰：生必死，死必困，先生先死，先生死，師亦困如之何也，某首題揚拙頸曰：萬慮皆因熟睡藥，背來背去勞肩膊，個中如果有痴丹，何不先醫自己脾。

偶有桂上得句曰：四時蟲聲僅短夜，萬家枯竹入清秋，蓋紀實

夢影

(中)

翠總嫌嬌不令去，嬌嬌出則尾之出，如之傳指也，吾祖母見之亦不言，但莞爾而笑，嬌嬌既好酒，酒時吾母等每傳粉抹脂，簪花於簪，伴伴然如非知，如也非覺，一任所爲，吾母吃吃笑，吾等或孜孜，或慙慙，或仰天，一捧腹，如嬌亦不怒，且言曰嬌

頭，言愈多，頭愈嬌，吾輩亦愈笑，當時聞妹言，搖頭是帶死之兆也，名曰搖壽，婦曰否，搖頭長生勿死之象也，猶如閨王曰，勿來勿來切勿來也，表同意，妹說爲言也，嬌嬌至性人，天性至厚，故愛吾輩如已子，吾母既病，呻吟床前，醫藥無效，未幾，又產一弟，弱也，而母病益劇，嬌嬌悲甚，求問卜，席不暇煖，吾母

彌留時，嬌嬌爲禱于城隍之廟，願以身代，謂舍身爲國，幾半生亦無味，吾母一家之主，吾母多撫育國人，果乘吾血而木乾之孩而吾不禁也，君適人也，故母常謂待之，是不恭而甚也，書賊子區之忱，言畢，叩頭如搗蒜，庸非常打，是雖打而實不打也，俗惟苦笑而已。

日病劇而死，

（未完）



捧蘭英

(458)

蘭英、歇裏頭、黑頭之唱工、須
並喉寬闊、喉聲亮、斯爲上步
、故莫氣不佳、不啻唱也、且
之、限於五韻、往往不盡
、獨天韻、楊女移書之蘭英、嘆
音結實、清如流利、大易易事、
勝韻之、幾忘其爲女子身矣、
腔調字音、莫不字字可尋、尤以
功深、每歌一腔、有金石之音、
淋漓痛快之至、吐詞風雲之橫、
際時日能以臺上爲戰場、酣暢
自如、且以臺上爲戲園、勇於
劇、歌一段流水、精神飽滿、唱
來、安全流景、雲然而起、
而止、且力竭喉乾、令人驚絕
、歌一段慢板、聲聲渾渾、韻韻
又郎部所爲、如蘭英者、亦只
躍浮游中、竊一才也、惜其每次

神女投資

(附 註)

、故裏氣不佳、不能唱也、女歌之、限於大賦、往往不具洪流、獨天而柳花移書之世英、嘆其結實、清潤流利、大易易事、聽聆之、幾忘却其爲方子身矣、功深、每歌一劇、有金石之音、淋漓痛快之至、可謂風骨之樞、歌時目能以鼻而出奇制勝、則轉自如、且嘗顧客、驚官、罷聆、來々空谷清泉、雲然而起、聲如雷、力銀嘶啞、令人擊節、歌一段慢板、聲音寬洪、盡以又韻更悠長、如閨秀者、亦不謂淨角中一鶴之才也、惜其年次

予有友曰鳳陽生者、其人雅善書沐、每一修飾、不誣張緒當年、嘗集明前飲於酒樓、華逸超然、就贊交錯、一字忽變臂而起曰、如此猶集、非花不歡、乃脫主人愛莊成痛、今亦有以廣衆望不生日、請如公言、辭自陳始、弟里春風、區區賀詩當道、如何、客思如有吟、雀躍而起曰、得矣、白下新來一妹、日嚴春、雪中牡丹也、趣極之、俄而爲燕紛來、似彼珠絲後主、至則輕紗粉黛、翠生生後、終席未替一語、生悲曰、區區行蹤過南北、時不知名、今乃爲此等所輕耶、因勇一旅邸召之、俟其至、亦不與通一辭、如是者一夕凡一次、妓初訝其狂、微哂而已、徵箋又至、不意明日、微箋又至、盛飾而往、不語如故、是日總徵計四、越日復然、妓始知生之爲此化成分、(未完)